

语文学习

学生版

上海教育出版社

你看你看大学的脸

YUWENXUEXI
XUESHENG BAN
SHANGHAI JIAOYU CHUBANSHE

第一辑



夜半歌声

XANADU 编
LAINYU 绘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你看你看大学的脸 / 《语文学习》编辑部主编.—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2.6

ISBN 7-5320-8208-3

I. 你... II. 语... III. 中学生—课外读物 IV.G63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2) 第036813号

「太阳风」中学生随笔系列



“太阳风”中学生随笔系列跳出了旧作文套路
激活学生的写作欲望
连接着健康的生命

著名作家余秋雨教授作序，称赞本丛书是
“中学作文教育改革实验成果的一次浩荡检阅”
“学生可以从中看到自己在写作上的无限可能性”

上海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上海市天钥桥路180弄1号204室
邮编 200030 电话 021-64697278 021-64840964
开户行 上海建设银行徐汇支行 帐号 055122-00261017282

第一页

美编先生指着一纸碧海白沙，说：就在这上面写点什么。但是不要写太多，字太密了，版面就不好看。

也许，我心里巴不得什么都不要写，反正最后都会被水洗刷、冲走。

不如让脑袋真空，看看“一片海蓝蓝”，倒也不错。

但是，开天窗是万万要不得的——况且，这是第一期，第一页。

于是，端坐，握笔，认真地去描。

一同握着这支笔的，还有许多一样用心的“前辈后生”。他们踏浪而来，自在地舞蹈。

大概自己投入了，便以为别人也会跟着喝起彩来。是不是呢？

好了，现在就请你翻过“第一页”，往下读。



特别话题 经过高考

- 4 1955:那刻骨铭心的夏天/王水照
- 7 公园里的读书少年/毛荣富
- 9 高考那年,我28岁/曾加乐
- 12 像高考那样平淡/郑桂华
- 14 高中岁月/常然
- 16 经过高考/郑黎励

对对碰

- 18 漫画VS名著/上海南洋模范中学

阅读专列 你看你看大学的脸/木木

- 23 特别告别/曲力波
- 25 凝望蔡元培/郑勇
- 28 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汪曾祺
- 33 剑桥的书香/徐鲁
- 37 读哈佛/王诺

关注 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

- 40 阅读和写作(节选)/奈保尔

古典派

- 46 丰富的简单/王冉冉
——陶渊明人格的一个侧面



经典男孩

50 孤独的守望者/卢寿荣

经典女孩

56 沈从文笔下的萧萧/钱亦蕉

e文点击

- 62 生活的六个启示
- 66 小故事五则
- 68 高考谬语录(爆笑)
- 69 搞笑作文及师评
- 70 买苹果——书恒和依萍的故事

新鲜书屋

72 最后的最好机会/马上

主题词写作 冬天

- 79 思雪/周凌云
- 78 冬天是什么/黄海军
- 80 冬天去看海/王莉
- 81 冬雨/曹逸祝
- 83 感悟冬天/陈晓君
- 84 冬天的眼睛/丁妍
- 85 走过冬季/成翰妍
- 86 最后一片落叶/王小燕

精彩校刊 上海建平中学

89 逝去的日子是首歌//牵手//流星
雨是蓝色的//如果没有他们//落
花——音符

责任编辑:马蕊娜
美术编辑:石 斌
封面设计:王 斌 郑晓春
封面摄影:王圆霖
封面人物:华东理工大学附中学生
俞世俊
主办出版:上海教育出版社
《语文学习》编辑部
地 址:上海永福路123号
邮政编码:200031
电 话:(021)54480609
电子信箱:sephywx@saph.sh.cn



经过高考

特别
话题

1955: 那刻骨铭心的夏天

复旦大学中文系 王水照

1978年春,我从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调至复旦大学,行装甫卸,就去第一教学楼为外国留学生讲授“中国文学史”。当我站在讲台上时,蓦然想起自己正是在此楼参加高考而被北京大学中文系录取的,屈指算来差不多23年了。记忆有两种:事实记忆和情绪、心理记忆。我已记不清当年作为考场的那个具体教室,但苦读

拼搏的情景,极度焦急和快慰逾量的交替体验,以及在个人生活史上所蕴含的意义和启示,却时时从记忆中唤起,好像刻画在生命之树上的印痕,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放大和加深。

1955年的夏天,高温连日,酷暑难熬。我是上海新沪中学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住宿在校。这所中学原本不招收宿生,只为照顾少数外地学生,临时把几间日式住宅改建为学生宿舍,低矮逼仄,通风不佳。幸而校方开放了两间教室,专供考生温课迎考。我索性带张凉席,睡在教室,读书累了便睡,醒了又读,温课效率倒颇高。加上自忖平日成绩尚可,因而赴考时心情较为镇定、自信。但第一天的语文考试却出现了意料之外的“险情”。语文试题略分两部分:一是语文知识,大概有古文今译、释义解释之类。我很快答完,估计

《语文学习》学生版第1辑

04



能得满分。二是作文,具体题目忘了,大意是:你准备怎样做一个合格的大学生?这应是一个论说题,按照当时反复强调的“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非得从“德”、“智”、“体”三方面入题不可。但这极易写成一篇套话连篇的空洞文章,犹如宋太祖批评宋初官府公文为“依样画葫芦”一般;又觉得自己的叙述描写能力可能比论说能力略显优良,因而没有过多思索,就决定用虚拟的三则“日记”来替代。迅速地虚构了三个事例,借“事”生发,阐述的还是“德”“智”“体”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改进、努力的目标。写来还算顺手,交卷时还对自己的别出心裁暗自得意。

考毕与一位同学交谈各自的作文内容,他听完我的叙述却皱起眉头:“恐怕审题有偏差,论说文写成了记叙文,关键是判卷的老师持什么标准?”我顿时紧张起来,越想越觉得他说得有理,深感录取前途存在不确定因素。

在随后等待发榜的日子里,忐忑不安的心情日益沉重。除了语文答卷之事外,我还碰到别的更为意外的麻烦,这里不再赘述。左等右盼,终于盼来了录取通知书,一眼看到信封落款的“北京大学”四个红字,一颗久悬的心才放了下来。对当时作文判卷标准的宽容、还没有走到绝对的“标准化”程度,心怀庆幸。

大概在1982年,我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卷的编写工作,适逢北京大学中文系原主任季镇淮先生也来沪商讨。我问季师,此前是否到过上海?



50年代

高考时间:1955年

考入学校:北京大学中文系

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季师答:“1955年到过,那是为中文系录取新生而来。”我为之一惊:“我就是55年从上海考进北大的。您不仅是我的授课老师,还是及门‘座师’哩!”季师听罢伸出一个大拇指:“不简单!那年上海考区以第一志愿报考北大中文系的,共有一千多位,我们系只取十名,真是百里挑一。横挑鼻子竖挑眼,也把我挑花了眼。”说完又补了一句:“真不简单!”我听了心里热乎乎的,和他一起细细点数一下:现今北大的陆检明、张少康,原《文艺报》副主编陈丹晨,福建师大的孙绍振等等,都是我上海榜的“同年友”。北大选择我们,是希望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北大人;我们选择北大,寄托着对自我人生的一份郑重的期待,寄托着理想和憧憬!

在那篇应试的“日记”中,为了强调“体”即锻炼身体的重要,我不无夸张地说到,在温课迎考时,因生活紧张,身体不支,“差点从双层床上摔下来”。不料这句戏言竟成了谶语。

原来我高三的同桌同学黄柏松,

和我同时被北大录取，他分在图书馆系。我俩结伴从发北上，报到入学。那时学生宿舍尚未腾空，我们文科新生被临时安排在饭厅居住。他在东区，睡上铺；我在西区，睡下铺。谁也没有想到，他在夜半从上铺重重摔下，头先着水泥地，周围同学年轻好睡，只在朦胧中听到沉闷声响，也未引起警觉。而他竟然又爬回原铺睡觉，直到次日凌晨，才发现已停止了呼吸。我于傍晚才获此噩耗，他已被送走。生命真是脆弱，一位好学深思、沉静诚笃、木讷寡言的同窗刹那之间就撒手西去了。这位整天带着宽厚温和微笑的读书种子，还是一位独生子，命名所蕴含的遐龄长寿的期望与英年早逝的残酷现实，对他的双亲又是怎样致命的打击！黄伯父、伯母不久飞来北大，马寅初老校长亲自接见，马老还通知我们几位新沪中学同班同学参加会见。这是我初次近距离地见到马老。他神情肃穆凝重，一再耐心地询问黄氏夫妇有何要求？黄伯母在整个谈话过程中流泪不止，但很大度地说：“人死不能复活，只希望悲剧不再重演！”马老当即指示身边工作人员尽快加固睡床的护栏，并在教育报上发布消息，黄伯母也投书有关报

刊，引起当时大中学校当局的重视。

后来我回沪时，曾去拜访黄家，看到俩老孤寂晚景，不禁悲凉袭心。临行，黄伯母送我一张松柏的毕业照，写上“黄松柏，五五年九月逝于北大”几字。这张照片现在还在手边，看上去他眉宇之间隐含着伤痛，顿失他往日的微笑。我油然想起流行歌曲《同桌的你》，稍改几字：“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我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拥有温和微笑的你！”祝愿我的少年同伴在那个世界里安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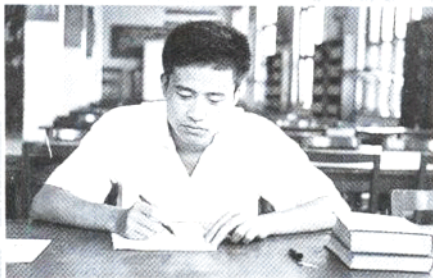
前面说过，我从高考到1978年重返复旦任教，过了23年；而从复旦任教至今，又是第二个23年了。《异物志》上说：“鸱鸒其志怀南，不思北但（但，往也）”，其鸣声又好像“但南不北”的谐音。我也喜欢北京的工作环境和学术氛围，但命运却把我定格在复旦，定格在这片南方热土。回顾大半人生行程，正以复旦为人生驿站：起点、中点乃至走近暮年。这两个23年构成我不断自省、不断咀嚼的人生内容。我与复旦有缘。因而我乐于应《语文学习》编者之约，记下年青时的一段足迹，记下这与复旦因缘的第一站。

2002年元旦

60年代

高考时间:1964年

考入学校:复旦大学中文系
现为上海七宝中学特级教师



在复旦图书馆



▲ 重游上海桂林公园

公园里的读书少年

上海七宝中学

毛荣富

1964年,17岁的我从南郊中学高中毕业。这是一个不错的年头,共和国已经走出了三年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而十年动乱还未开始。母校位于上海西南的漕河泾镇,现在那里已与市区相连,高楼林立,而当年却是乡间风光,有绿荫园林、小桥老酒。

那年春天,与父亲走在路上,他突然问我能否考上大学。在我的记忆里,他很少像这样过问我学习和高考的事。我告诉他能行。这时他仍是低头锁眉、默默地行走。我心里明白,他担心的不是我考不上大学,而是怕挑不起生活的重担,——这一年我和弟弟同时考大学,如果都考上的话,以家里的经济状况是难以承受的。所以到了填报志愿的时候,我们虽然向往复旦,但还是把华东师大报作第一志愿,因为读师范,伙食费是由国家包的。不料有天回家,母亲高兴地说,我们的班主任李田水老师来过家里了,他对母亲说,让我们兄弟二人都报考复旦,考进复旦也可以申请人民助学金,不用为经济发愁。由于李老师的这次家访,我们心中对复旦这所著名学府的渴慕之情以及对前途的种种想像重又被激活了。

大约在五月中旬,课都上完了,学校便放我们回家复习。今天人们也许难以理解这种做法,但在当时却很正常,因为考大学理应是自己的事,中学把你培养到高中毕业就可以了。对于这两个月的复习,我们早就想好了,距我家不远的桂林公园不就是一个很好的去处吗?买了3角钱一张的公园月票之后,我们兄弟二人和好友杨文显便天天一

起早入晚归。这桂林公园原系黄金荣的私家花园,虽不大,却是江南古典园林的味儿,龙墙逶迤、楼台掩映,还有假山池塘、芳草碧树。我们置身其间,甚感富足。园内游客寥寥,处处有蝉鸣花香,而无市井喧嚣之声。幽静的环境令我们神清气爽,原本单调的读书生活变得优雅起来。我们或藏于假山树丛之中埋头诵记,或坐于长廊大殿之内交流切磋,或手执一卷绕行于甬道之上,口中念念有词。读书之余,欣赏园中晨雾暮霭,聆听林间风声雨声,似乎意会到这园林的灵性,触摸到这自然的魂魄。也许是因为既没有功利的诱惑,又没有外界的压力,读书的乐趣也就油然而生。两个月下来,不仅熟记了各科知识,并将其条理化、系统化,自学的能力更是大有长进。当年大殿内有一中年卖茶者,汗衫短裤、体胖身高,戴副眼镜,相熟之后,免费给我们提供茶水,还戏言道,我们若考不上大学则须前来补交茶款。

考试在7月15日至17日举行,考点就在与桂林公园相毗连的上海师院内,因为离家近,那也是我们幼时玩耍的地方,可以说是“主场”出战。开考那日,见考生中有晕倒在地而被抬出者,虽不知其故,气氛却骤显紧张,但我却未受影响,相反,几乎每场考试皆有上佳的临场发挥,似有神助。比如,英语试卷中有一道大题是翻译马克·吐温的小说《公牛的奶》,可是“Milk”这个单词在我们的英语课本中从未出现过,一看题目,心中颇感不安,但一读文章就猜出了它的意思,全文一下子就豁

然贯通了,而不少同学就因不知这一单词而使翻译受阻。作文题目是“读报有感”,其实是让我们根据《干菜的故事》这篇报上的短文写篇读后感,可惜有的同学竟然未发现这篇短文,一看是“读报有感”,就开始大谈“抗美援朝”的问题。我在文中把新旧社会作了对比,至今还记得,我引用了李白《蜀道难》中“朝避猛虎,夕避长蛇”句来形容旧社会劳动人民的生活,可以说这是我的得意之笔,因为避开了“水深火热”、“当牛做马”等陈词套话。历史考试中的40分填空题我得了满分,开始时有一两个填不出,但我并不着急,最终也都忽然想了出来,心中好不得意。

8月发榜,我们三人全进了复旦,我是中文系,弟弟是外文系,杨文显是数学系。据说这在南郊中学的历史上还是头一回。

国庆节,我们又来到了桂林公园,园内桂花开得正盛。卖茶者见了我们很是高兴,大家说了许多话,他说这个结果他早已料到。遗憾的是我们一直不知道他的尊姓大名,如今他该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

参加高考距今已有37年。看到今天莘莘学子所承受的沉重学业和巨大压力,常使我感慨世事的难料,也常使我怀疑这样读书能否真的读好。也许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幸运,一代人也有代人的不幸,社会的进步难免要以牺牲一些美好的东西为代价。

至今我还常去桂林公园,它是我人生的一个起点啊。

70年代

高考时间:1977年

考入学校:齐齐哈尔师范大学中文系

现为上海教育出版社副编审



▲18岁时的我

高考那年,我28岁

上海教育出版社 曾加乐

只要经历过高考,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高考故事。我理应1968年参加高考,却一直到了1977年才圆了高考的梦,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走近了高考,高考却远离了我

1965年,我初中毕业考入了寄宿制高中——上海复旦附中。复旦附中在当年就因考大学的录取率几近

100%而享有很高的声誉。都说,进了附中,就如同一只脚踏入了复旦,只差高三发放那张高考通行证了。所以,自打考入复旦附中,我就向往高考,向往着早日圆我的大学梦。1966年5月,正值期末,有一天,全校停课传达中央文件“5·16通知”,谁也没料到,自此,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拉开了序幕。没过几天,学校又停课,让我们去复旦看大字报。附中离复旦也就三五百米的路,进复旦大门,在通往大礼堂的那条主干道两边贴满了大字报,就好像瞬间竖起两堵一人半高的大字报围墙,密不透风。“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批判17年修正三义教育路线”等等大幅标语格外醒目,大字报铺天盖地,扑面而来。课是没法上了,成天是开辩论会、写大字报。学生分成了两派,基本肯定17年教育路线的被扣上了保皇派的帽子;彻底否定17年教育路线的则被冠以造反派的时髦桂冠。后来,从北京来了十几个一身戎装



我和28岁的女儿

的红卫兵，他们腰系褐皮带，臂戴红袖章，专程带来北京的声音，前采为文化大革命煽风点火。很快，他们便和我们学校里的干部子弟联合起来，俨然成了“老子英雄儿好汉”的革命派，资产阶级（地主、富农、反革命）出身的同学便顺理成章地成了“老子反动儿混蛋”的狗崽子。由于打上了阶级的烙印，一夜之间，亲密的学友成了陌路人甚至仇敌。很快地，文化大革命的烈火迅速蔓延，大学、附中的当权派纷纷成了被批判、斗争的对象，他们的罪状便是17年来推行了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学校成了培养资产阶级苗子的温床，而高考便成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产物，理当铲除。不久，果然传达了取消高考的中央文件。我清楚地记得，当取消高考的消息传来时，很多同学都愣住了，原本还有一个多月就要参加高考的高三几个同学即刻哭了起来。然而，谁哭谁就是维护高考制度，维护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谁就是保皇派。谁也不愿意当保皇派。于是，我们以年轻人的热切，欢呼高考制度的革命，殊不知，从此高考离我们远去。

我遗忘了高考，高考却从天而降

停课闹革命一直延续到1969年毕业分配。高考取消了，大学上不成了，68届毕业生全体“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报名去了冰天雪地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媒体为我们唱颂歌：知识青年建设边疆，改天换地；我们却戏称自己在“绣地球”。夏天，我们曾开进一片荒芜人烟

的大草甸子里，白手起家建家园：砍小杨树干作房架，割草编草帘子作围墙；挖个坑积攒雨水作饮用水，馒头大葱蘸大酱是美餐。天上蚊子瞎咬，小咬叮，地上水耗子满地窜。冬天，北方的土地和大粪都冻得坚如磐石，我们抡起镐头刨土方刨大粪；春播时节，我们跟着拖拉机播种，尘土飞扬，满头满脸满身灰蒙蒙；夏收秋收，我们挥镰割麦割豆子；晒麦场上，扛起百十斤的麻袋上跳板入粮囤——十八九岁，本该参加高考的我，却远离了高考，经受了别样意义的“高考”——一场人生中艰苦生活的严峻考验。

一年后，我成了当地的一名教师。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一晃七八年过去了，我已近30岁。忽然有一天，我感到前途渺茫起来，我问自己：难道一辈子就这样了吗？“春天过后不是秋，不要为年龄发愁。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忧伤，不要气馁，过去的，就会变成美好的回忆。”情绪低落时，我常常用普希金的诗来为自己开怀。然而，我还是终日郁郁寡欢，现实生活使我不得开心颜。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1976年，“四人帮”垮台后不久，传来了恢复高考的喜讯，老三届被获准参加高考。那一年我28岁，高考机遇从天而降，欣喜若狂之后，我的第一个反应，便是要把握机遇，好好复习备考，来个一考中的，我开始思考复习计划。那时候，“家教”这个词还没诞生呢，就连一本可供复习的书也找不到。现今的年

谷口书斋寄杨补阙 钱起

泉壑带茅茨，云霞生薜帷。
竹怜新雨后，山爱夕阳时。
闻莺愁落晖，见树转苍移。
家僮扫萝径，昨与故人期。

淮上喜会梁川故人也 韦应物

江汉曾为客，相逢每醉还。
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间。
欢笑情如旧，萧疏鬓已斑。
何因不归去？淮上对秋山。

▲ 当年手抄的唐诗

经人无法想像，在那个年代，书荒荒到什么程度。周围除了《毛主席语录》、“毛选”以及《共产党宣言》等书和充满阶级斗争火药味的教科书以外，什么书都没有。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同学校的一个北京青年那里借到一本纸张已发黄的

老版本的《唐诗三百首》（“文革”期间的“四旧”书），借期一个月。我翻了翻，爱不释手。怎样才能将书归为己有呢？只有抄。于是，我没日没夜地抄，还用毛笔工工整整地抄，边抄边品味，把一本《唐诗三百首》连诗带注释从头到尾地抄了下来。

机遇面前人人平等，当时，符合条件的知识青年，人人想报考，而这么多年来，许多人整天只是干活，早已把文化知识忘得一干二净，一听要考试，便胆怯三分，退让八分了。所幸，我一直在营直中学教书，教过语文，也教过数学。教书，培养了我自习钻研的能力。那时候，根本没有什么“教参”，每教一篇课文，全靠自己钻研备课，于是养成了阅读分析的好习惯。平时，还得益于频繁地写广播稿、批判稿，好似练作文。就这样，在几个月的复习备考期间，我学唐诗抄唐诗，备课教课文，自习数学，边教学边复

习，待参加高考的前夕，自以为成竹在胸了。

减去十年，走进高考

文化大革命延误了我们十年的光阴，如今，允许我们减去十年，重获高考权力，知识青年无不欣喜若狂，跃跃欲试。1977年，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由于报名的人多，高考设初试和复试两场，经初试选拔出来的人方可参加复试。记得去参加初试的那一天，营部的“铁牛”（拖拉机）专程送我们到15里地外的团部去应考。初试只考数学和语文两门，语文只考一篇作文。我清楚地记得当年参加初试时的情景。考语文时，我看着监考老师在黑板上写出了作文题：“当我填写报考志愿书的时候”，在读到题的一瞬间，我真是思潮起伏。面对这个题目，我有太多的话要说。十年动乱，耽搁了我们黄金岁月青春年华整整十年啊，我们丧失了上大学深造的机会，本以为这辈子再也无

高考时间:1986年

作文题:树木·森林·气候

考入学校:华东师大中文系

法国大学梦了。正当万念俱灰、情绪消沉之际,党和国家没有忘记我们,赋予了我们考大学的机会。当确认这不是梦之后,真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情油然而生。我只觉得我手中的笔特滑溜,不用构思,无需矫情,只需把我的真实感情倾注笔端。记得文章最后,我不假思索地写上我自小仰慕的两所最高学府:文科——北大中文系;理科——复旦物理二系。文章几乎是一气呵成的,写的时候已经忘记了是在应试,只是在尽情地释放情绪,一吐为快。接着考的数学,难度也不大,为照顾面上的水平,考题绝大部分是初中内容。我教过初中数学,所以也很顺利地过关了。

考完后过不多久,初试成绩揭榜了。因为我所在的营部离团部、师部有15里地远,不方便前往,于是,四处设法打听消息。很快,便有几路消息传来,说师部挂出了红榜,公布了初试的成绩,我的成绩在全师名列榜首。同学朋友竞相庆贺,好像我已经考取了大学。那时的兴奋情景,比后来正式考取大学的庆贺场面还难忘。

二十多年过去了,当年参加高考的经历,还是那么清晰地印刻在脑海里,因为这是一段特殊的、刻骨铭心的经历。

我的高考故事,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不可思议。然而,那是真真切切的一段历史,一段经历,它是史无前例的,但愿它史无后例。年轻的朋友们,好好把握高考吧,高考,确实是人生历程的一个转折点。

像 高考 那样 平淡



华东师大二附中 郑桂华

我是1986年参加高考的。距离今天刚好是15年。

按照记忆规律,人们的记忆是两头好,中间差。距离太近的事情,因为发生不久,自然记得住;最远的一些事情,常常可以当作光荣历史回顾,也会历久弥新。15年大概正好是一个无关紧要可以忘记的时段,所以,我对当年的高考——包括语文,印象很平淡。除了记忆规律的原因,对高考印象淡漠,当然还有自身的原因。从家庭这方面看,在我的前面,哥哥和两个姐姐先后考走了,轮到我的时候,家里该兴奋的都已经兴奋过,该庆祝的也都庆祝过了(搞得不好,还要为因我而筹集更多的经费发愁呢),期待已经远没有以前几个那么高。但是,家里照

样紧张。紧张的原因,不是怕我考不上,而是担心我能不能支撑下来。我自小身体弱,咬牙坚持到高三时,已经是强弩之末,身体虚弱,六月份有一大半天时间躺在病床上挂盐水,捱到高考那一天,爸爸用自行车推着我,晃晃悠悠进了考场。爸爸还托付监考老师,注意我会不会晕倒在考场上。

被病魔折磨过的人都有这样一种体会:病着的时候想法很简单,只要让我好了,其他的都无所谓,眼前烦人的一切,什么分数呀,前途呀,最好赶快结束。因此,我在做答卷的时候,心里一片清明,也一片糊涂,眼里看到的题目似曾相识,又觉得离我很远,似乎跟我无关。交了试卷以后不久,许多道题目已经没有印象了,包括作文题。还不如两个姐姐考过的作文题印象更深,一个是“种树”,一个是“挖井”,说起来有些奇怪,按北京话说,这好像有点“矫情”,实际情况确实是如此。

后来自己做了语文老师,需要研究考试题目,才从资料里找回一点过去写作文的印象,当年的题目是《树木·森林·气候》,自己写得似乎不像严格意义上的议论文,写得挺抒情,疑里糊涂地得了高分。大概因为家乡多是树林,灌木丛,马尾松、刺槐、泡桐,密密麻麻分布在山上山下,山则是大别山伸向皖中的余脉,星星点点地散落着,月山、独秀山寂寞地陪着你,一年四季气候宜人。所以对这样的

题目有直觉经验。十多年前安徽的气候似乎不像现在这么热,所以也有感情。不像现在动不动就三四十度。

用现在的眼光分析,那一年的作文题恐怕是历届高考作文题中最难的一个。现在让我写,都不一定很有把握。平时,我在班级的语文并不是最好的,但是那次却歪打正着,一下子考了文科第二,让许多人吃惊,也许是平淡地对待考试的态度,让我能超水平发挥吧。自此以后,我似乎不再像以前那么害怕考试,后来考硕士、博士,还有计算机、外语等不少小考,往往能比预想的好一点,有人也说我是“应试型”选手。我觉得,除了运气的成分以外,努力精神和平淡的心态无疑也是两件重要的法宝。

许多熟悉的人常常批评我做事不从容,的确,除了考试,我做许多事情都不够从容。我想,如果做事能像高考那样平淡,也许问题会简单得多,而简单化往往是最有效的。



高中岁月

复旦大学98级中文系 常然

一忽晚,躺在高中寝室的床上,发觉已经许久没有抬头仰望过夜空了,都快淡忘了眨眼睛的星星那副调皮的模样。此刻,整日紧张的神经松弛下来,高速旋转了一天的大脑任思绪信马由缰地随意驰骋,而它更多地还是飘向未知的将来,憧憬着童话般的另一番天地的神秘。

每当进入梦乡之前,我总是会默默祈祷,希望敲钟的表大爷能让我们多享受几分钟夜的馈赠,然而每天清晨,那浑厚的钟声总是会准时地划破天空的寂静,把我们从睡梦中唤醒。伴着此起彼伏的鸡鸣,伴着尚未落下树梢的残月,我们在操场上迈开整齐的步伐开始晨练,高中的一天便在微熹初露中悄然拉开了序幕。早读时的琅琅书声,让站在离教学楼很远的人听见都会受到感染,偶尔会有响亮的嗓音对着一句简短的“Long Long ago”念了五六遍还在重复,这时大约是瞌睡虫蠢蠢欲动了,如果声嘶力竭的架式不足以把它吓退,便只好暂时妥协,打个盹,小憩片刻再继续战斗。晨曦在走廊西面的墙壁上静静地变换着图案,当它由一抹浅红逐渐扩散为一团鲜艳的桔红时,教室里便会响起碗与勺清

脆的撞击声,和着下课的钟声,汇成一曲动听的交响乐,流淌在走廊、楼梯以及食堂的第一个角落。校园的清静就这样紧张有序地进行着,走在小路上,迎着清新而又夹着丝丝凉意的晨风,望着晶莹剔透的银丝水珠从值周同学手中的洒水壶里喷涌而出,仿佛看到了它们所折射出的七彩光线……这一切,都让我充分地感受到“一日之计在于晨”的美好。

高中的生活是简单而朴素的,但也不乏浪花与欢笑。忘不了愚人节那天,室友满脸严肃对我说,我的同桌在楼下急着想借车骑,我二话没说,搬起停在屋里的自行车就往楼梯口跑,正准备向下抬,就听见身后咯咯的笑声与咚咚的脚步,她赶忙跑上前来拦住,我一拍脑壳,恍然大悟,自己也不禁哑然失笑。忘不了校运会上,是同学们几乎遍及整个跑道的助威呐喊,支撑我在“前不见人”(因为跑得太慢),事后知道也“后继无人”的情况下,摇摇晃晃地冲向终点,这热情洋溢的鼓励也为我日后的生活,时时增添勇气和信心。忘不了教室后排的男生每次聊天中那不可或缺的话题——足球,偶有谁晚上有幸看了一场球